

The Monk

修道士

[英]马修·刘易斯 著
刘宏照 译

经典哥特式小说译丛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经典哥特式小说译丛

蒋承勇主编

修道士

[英]马修·刘易斯 著

刘宏照 译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修道士 / (英) 马修 · 刘易斯著 ; 刘宏照译. —杭州 :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8.3

(经典哥特式小说译丛 / 蒋承勇主编)

ISBN 978-7-5178-2621-7

I. ①修… II. ①马…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33323 号

修道士

[英]马修 · 刘易斯 著
刘宏照 译

出品人 鲍观明
丛书策划 田慧 姚媛
责任编辑 田慧
责任校对 何小玲
封面设计 林朦朦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1.75
字 数 2214 千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2621-7
定 价 388.00 元(全 8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总序

蒋承勇

哥特式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型,是由 18 世纪的英国小说家贺拉斯·沃波尔首创的。他的小说《奥托兰多城堡》作为黑色浪漫主义的发轫之作,不仅引领了当时的哥特式小说创作风潮,而且也成为随后而起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动因之一。与某些昙花一现或盛极而衰的文学类型和文学流派不同,哥特式文学的发展虽然经历了跌宕起伏,但依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在西方复兴,还由文学扩展到其他文化艺术领域,基于哥特式文学创作的哥特式批评和研究也成为当代西方批评的一个热点。正如琳达·拜耳-伦鲍姆(Linda Bayer-Rerenbaum)在《哥特式想象:哥特式文学和艺术的扩展》(*Gothic Imagination: Expansion in Gothic Literature and Art*,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82)一书中写道:“十年前,当我开始研究哥特式主义时,‘哥特式复兴’才刚刚兴起。尽管哥特式文化现象已开始浮现,如电影《罗丝玛丽的婴儿》(*Rosemary's Baby*)已上映,但是,当时的普通读者甚至学者对‘哥特式主义’这个术语及其特定的含义,都还很陌生,甚至最好的大学的英语系也很少开设哥特式文学课程。当我告诉朋友,我正在从事哥

特式主义的研究时，只有少数人熟悉这种文学类型，或者能够记起一部哥特式小说的名字。大多数人只是想掩饰自己的无知，礼貌性地笑一笑说：‘噢，这个太专了吧。’而在十年后的今天，‘哥特式’这个词已是家喻户晓。最近，我在一家我最经常光顾的百货商场的书店里看到，在‘烹调类’和‘非小说类’图书旁边整整一个过道上都是‘哥特类’图书，超过一百种可供挑选。电影《驱魔人》(The Exorcist)——一部哥特式经典之作，比起先前的电影，吸引了更多的人，而小说《驱魔人》也售出七百多万册。过去十年中，我们耳闻目睹了超自然、占星术、哥特式科幻小说甚至经典哥特式文学的复兴。时至今日，人们很难看到在美国有哪所大学不开设哥特式文学课的。哥特式文学由于越来越受欢迎，其地位也已获得学界的首肯。”哥特式小说在 18—19 世纪的繁荣之中确立了它的美学范式和风格，并由此在西方文学中形成了哥特式文学传统。其后的发展也与时俱进。在 19 世纪，哥特式文学的新发展就是同现实主义融合，为该时期许多主流作家所用，如简·奥斯汀、狄更斯、勃朗特姐妹等。此外，哥特式也见于其他流派主要作家的创作，如霍桑、爱伦·坡、王尔德、亨利·詹姆斯、梅里美和波德莱尔等。他们要么创作了哥特式小说，要么在自己的创作中运用了哥特式风格和元素。到了 20 世纪，哥特式元素和风格为许多作家所青睐，哥特式文学再度出现繁荣，如福克纳、理查德·莱特、弗兰纳里·奥康纳、安妮·莱斯、托妮·莫里森等都创作了颇具特色的美国南方哥特式小说，其中不乏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品。当代美国作家斯蒂芬妮·梅尔的《暮光之城》小说系列以及由此改编的电影，更是让哥特式文学在全球读者和观众面前绽放异彩。

面对西方哥特式文学传统及其演进和当代复兴，面对西方哥特式文学和艺术研究持续不断的深入和拓展，我国学界对哥特式文学的研究显得相对滞后，理应引起外国文学研究者的足够关注。李伟

昉教授认为,英国哥特式小说研究是一个新的富于挑战性的课题。之所以这样说,主要原因是:受以往既定的政治标准和阅读思维定式的影响,国内对产生于18世纪后期的英国哥特式小说这样一个曾经深刻影响过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的“黑色小说”流派,在译介和研究上显得非常滞后,国内读者对其还十分陌生。从国外方面看,20世纪80年代前,哥特式小说的研究明显不足,且评价不高。80年代后,西方对哥特式小说的研究出现日趋高涨的热潮。因此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英国哥特式小说都是一个值得充分重视并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不过,据本人陋见,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就已有学者开始关注哥特式文学了。我在上海师范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我们的老师朱乃长先生就要我们翻译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作为翻译作业;正是从他那里得知,这是一部哥特式小说;也正是从那时起,知道西方文坛中还有哥特式文学这样一朵奇葩。2003年在台湾出版的高万隆教授译作——贺拉斯·沃波尔的哥特式经典之作《奥托兰多城堡》,正是他在朱乃长先生指导下的文学翻译习作。这是我见到的最早的中文译本了。此后,马修·刘易斯的《修道士》、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和布莱姆·斯托克的《德拉库拉伯爵》等经典哥特式小说的中译本在国内不同出版社出版。

国内对哥特式文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其后的20余年间,哥特式研究形成了一定规模,且呈现多元态势:肖明翰、韩加明、高继海、高万隆等撰文梳理并探讨了英国哥特式小说的发展;黄禄善等从多维度深入解读了哥特式小说文本;李伟昉等对哥特式小说的美学理论及其渊源进行了追溯和探究。此外,李伟昉等还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了英国哥特式小说。近几年还有不少文章从女性哥特式文学的理论立场出发,对女性文学的经典之作进行重读和诠释。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近年来,英语语言文学或比较文学

与世界文学研究生的论文有许多都涉足哥特式文学研究。由此可见,伴随着国外“哥特式”的复兴,“哥特式”也逐渐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然而,遗憾的是,至今国内尚无西方哥特式文学经典的系统性翻译。有鉴于此,2011年,浙江工商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省级重点学科将“经典哥特式小说译丛”列为重点项目之一。“经典哥特式小说译丛”从起笔到付梓,历时五年多之久。这套译丛在国内首次以系列方式推出,无疑有助于推动国内读者对西方哥特式文学的了解,也有益于推动国内学界对哥特式文学的研究。第一批“经典哥特式小说译丛”选译了18—19世纪最有代表性的西方哥特式小说经典之作。之后,还将继续选译和出版20世纪的哥特式小说经典。我相信,这不仅是我们的期待,也是读者的共同期待。

本译丛的译者多为工作在高校教学和科研第一线的教师和学者,教学科研任务繁重,但他们不辞辛苦,为这套译丛的翻译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向他们表示敬意。此外,对于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对这套丛书在编校和出版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也深表感谢。

译者序

英国小说家、剧作家、诗人马修·刘易斯(Matthew Lewis),生于1775年7月,卒于1818年5月。父亲是政治家,他的父母长期分居,他与母亲的关系十分密切。刘易斯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小时候曾在预备学校学过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写作、算术、绘画、舞蹈及击剑。后来,他就读于伦敦的西敏寺学校。1790年,十五岁的刘易斯进入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深造,1794年获学士学位,1797年获硕士学位。

刘易斯打算像父亲一样从事外交工作,他的假期大部分是在国外度过的,以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做准备,学习现代语言。他至少两次游历欧洲,1791年到过法国巴黎,1792年至1793年到过德国魏玛。在此期间,他开始翻译作品、创作剧本。

1794年5月至12月,刘易斯担任英国驻荷兰海牙大使馆随员,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修道士》(1796)就是他在海牙任职时完成的。1796年至1802年,他进入英国国会,担任议会议员。1812年,刘易斯继承了一笔遗产和牙买加的大批财产,有500个奴隶。为了保障奴隶的生活,他曾于1815年和1817年两次到西印度群岛。1818年5月,他在从牙买加回国途中染上黄热病,病死在海上。

除了长篇小说《修道士》之外，刘易斯的作品还有《古堡幽灵》(1796)、《东印度人》(1800)、《浪漫故事》(1808)、《西印度群岛一个农场所主的日记》(1834)，等等。刘易斯只用了十个星期就创作完成了《修道士》，当时他只有十九岁。他创作的哥特式小说《修道士》，塑造了典型的恶魔修道士的形象，对十九世纪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小说出版以后，他一举成名，以“修道士刘易斯”之名为世人所知。小说的主要情节如下：

莱欧那娅和外甥女安托尼娅到马德里不久，就到嘉布遣会教堂听修道院院长安布罗西欧讲道，其间，她们遇到了年轻贵族唐·洛伦索和唐·奇里斯托瓦尔。安托尼娅的爷爷是德·拉斯·西斯特纳斯侯爵，由于侯爵对大儿子——安托尼娅之父与埃尔维拉——安托尼娅之母的婚姻不满，安托尼娅的父母只好丢下年幼的儿子——安托尼娅素未谋面的哥哥——离开西班牙去西印度群岛。安托尼娅的父亲客死他乡之后，母亲带她回到了西班牙。洛伦索对安托尼娅一见钟情，而安托尼娅听完布道后，却对学识渊博的神父产生了好感。洛伦索发誓要娶安托尼娅，但他必须先去探望在附近圣克莱尔女修道院当修女的妹妹阿格妮丝。他在教堂里睡着了，醒来时发现雷蒙德——德·拉斯·西斯特纳斯侯爵的次子——给妹妹阿格妮丝送了一封信。在回家的路上，莱欧那娅和安托尼娅见到一个算命的吉卜赛女人，吉卜赛女人向安托尼娅暗示了她的命运。

圣克莱尔女修道院与嘉布遣会教堂只有一墙之隔，修女们过来向安布罗西欧忏悔，阿格妮丝就在其中。她不慎把雷蒙德约她逃离修道院的信掉在了地上，被安布罗西欧捡到了。安布罗西欧把信交给了女修道院院长，让其惩罚阿格妮丝。回到修道院，一个名叫罗萨里欧的见习修道士向安布罗西欧坦言自己是个女人，名叫玛蒂尔达，只是为了接近他才女扮男装。她乞求安布罗西欧不要把她赶出修道

院，并以自杀威胁他。第二天，在安布罗西欧的力劝下，她决定离开修道院，不过要安布罗西欧给她摘一朵玫瑰，作为纪念。为她摘玫瑰时，安布罗西欧被一条毒蛇咬伤，医生认为其必死无疑。玛蒂尔达要求留在安布罗西欧的房里照料他，第二天，人们发现安布罗西欧的伤口竟奇迹般痊愈了。原来，其他修道士离开时，玛蒂尔达用嘴吸出了安布罗西欧伤口中的蛇毒，结果自己中了蛇毒，将不久于人世。她乞求安布罗西欧与她春风一度，最终他屈服于她的诱惑。

雷蒙德向洛伦索详叙了自己与阿格妮丝的关系与经历，讲述了自己化名阿尔方索·德·阿尔瓦拉达在国外的旅行奇遇。在去斯特拉斯堡的途中，他的马车坏了，他和仆人在林中的一幢房子里投宿，邂逅了由于迷路耽误行程前来投宿的林登堡男爵夫人和她的随从。屋主巴普蒂斯特的妻子玛格丽特用沾血的床单提醒阿尔方索，使他意识到自己落入了一伙杀人越货的强盗手中。在玛格丽特的帮助下，他设法带着男爵夫人逃到斯特拉斯堡。事后，玛格丽特讲述了她与落草为寇的前夫的爱情故事，她同前夫生有两个儿子，前夫死后她被迫嫁给了巴普蒂斯特。雷蒙德在男爵夫人的邀请下来到了林登堡城堡，玛格丽特回到了自己父亲的家中，玛格丽特的长子特奥多尔则成了雷蒙德的侍从。

在林登堡城堡，雷蒙德爱上了男爵夫人的侄女阿格妮丝，并希望男爵夫人能够玉成其事。出乎意料的是，他发现男爵夫人竟然爱上了自己，婉言拒绝男爵夫人后，男爵夫人发誓要报复他。她发现自己的情敌是侄女阿格妮丝，便打算将侄女送到马德里的修道院当修女，雷蒙德和阿格妮丝只好谋划私奔。阿格妮丝打算乔装成在城堡里作祟多年的流血修女出逃。在约定的夜晚，两人乘坐马车出逃，但是后来马翻车毁，雷蒙德醒来后，怎么也找不到阿格妮丝。几个月后，雷蒙德了解到那天晚上上车的人不是阿格妮丝，而是流血修女。原来，

流血修女是他的祖姑，他负有安葬其遗骨的使命。回到西班牙后，他发现阿格妮丝在圣克莱尔修道院，于是乔装成修道院的园丁与她见面。在一次约会时，雷蒙德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于是阿格妮丝失去童贞。阿格妮丝无法原谅雷蒙德，拒绝再次与他约会。但当发现自己有身孕后，阿格妮丝写信给雷蒙德，要他设法救自己离开修道院。

洛伦索听完雷蒙德的叙述后，欣然同意帮他将阿格妮丝从修道院解救出来。收到安东尼娅的姨妈的信后，洛伦索拜访了安东尼娅的母亲埃尔维拉，请求允许他追求安东尼娅。埃尔维拉担心洛伦索的家人不会同意这门婚事，因为当年她自己的婚事也遭到了丈夫家庭的反对。尽管洛伦索一再恳求，埃尔维拉还是没有应允。与此同时，洛伦索试图探望在修道院里的妹妹，但是被告知妹妹身染重病，无法与他见面。他通过当枢机主教的伯父莱尔马公爵，为阿格妮丝拿到了罗马教皇的敕令，免去她的入教誓约，这样她就可以与雷蒙德结为夫妇。但是，女修道院院长无视教皇的敕令，谎称阿格妮丝已经因病亡故，并暗地里将其囚禁在地牢。

安布罗西欧与玛蒂尔达初尝禁果后，对此不再怀有罪恶感。第二天晚上，在安布罗西欧的陪同下，玛蒂尔达来到圣克莱尔女修道院的地下墓室。她独自进入墓室深处，施魔法召见魔王。玛蒂尔达重新出现时，已经摆脱了死亡的威胁。可是不久，安布罗西欧开始厌倦他的秘密情人，移情别恋，爱上了前来向他忏悔的美丽少女安东尼娅。安东尼娅恳求安布罗西欧给垂死的母亲埃尔维拉派一个忏悔神父。为了接近安东尼娅，他打破了绝不离开修道院的承诺，一次又一次去安东尼娅的寓所。在安布罗西欧的宽慰下，埃尔维拉的病情开始好转。安布罗西欧一再造访的目的就是与安东尼娅见面并伺机引诱她。埃尔维拉隐隐觉得神父是为她的女儿而来，开始对他警觉起来。

有一次，安布罗西欧在见了埃尔维拉后，来到安东尼娅的闺房，

突然抱住安托尼娅，她奋力挣扎，就在这时，埃尔维拉推门而入。安布罗西欧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埃尔维拉已经看穿了他的诡计，她不动声色地告诉他，以后不用再到她家里来。安布罗西欧回到修道院后，玛蒂尔达来到安布罗西欧的房间，告诉他，尽管他已经移情别恋，但她仍然愿意用巫术帮助他达到目的。安布罗西欧起初反对使用巫术，但后来同意了。他们回到墓地，玛蒂尔达使用巫术召来魔王，魔王交给她一个宝物——银制的桃金娘枝，能让安布罗西欧打开任何一扇门，让他满足心中的欲望。

雷蒙德听到心上人已死的消息后痛不欲生，大病一场。特奥多尔为主分忧，乔装成乞丐，混入女修道院打听阿格妮丝的消息。在离开修道院前，圣厄秀拉嬷嬷送给特奥多尔一只篮子，让他装上修女们送给他的礼品带回去。回到侯爵家里，洛伦索和雷蒙德发现了藏在篮子里面的纸条，圣厄秀拉嬷嬷在纸上写着要求公爵下令逮捕她和女院长。

与此同时，安布罗西欧开始实施他的计划。安布罗西欧借助桃金娘枝，顺利地进入了安托尼娅的卧房。就在他要下手时，埃尔维拉进入了女儿的房间，看到眼前的情景，她怒不可遏，声称要揭发他。情急之下，安布罗西欧杀死了埃尔维拉，但也无心强暴安托尼娅，慌忙逃回修道院。

埃尔维拉的暴卒使得安托尼娅孤苦无依，悲痛欲绝。姨妈莱欧那娅也已结婚，远在他乡；叔叔雷蒙德重病在床，气息奄奄，对她的困境一无所知；洛伦索又已经赶赴外地索取逮捕令。一天晚上，安托尼娅来到母亲的房间，看到了“母亲的鬼魂”。“鬼魂”告诉安托尼娅，她还能活三天。安托尼娅吓得魂飞魄散，昏死过去。房东大娘哈辛塔发现后，急忙赶到修道院向安布罗西欧求救，要他马上到她家中驱鬼。玛蒂尔达建议安布罗西欧好好利用这个机会。为此，他破天荒

地访问了隔壁的女修道院，趁机偷来了催眠药，这种药能够使服用者假死。他趁看望安托尼娅的机会，将催眠药倒入安托尼娅喝的药里面，然后在安托尼娅母亲的卧房里等待安托尼娅的“死亡”。听见房东大娘大声惊呼后，他马上冲到安托尼娅的房间，发现她已经气息奄奄。弥留之际，安托尼娅违背母亲的意愿，承认自己崇拜安布罗西欧，并期望获得他的友谊。她留下遗言，所有的东西留给姨妈莱欧那娅。安布罗西欧将安托尼娅“安葬”在圣克莱尔修道院的墓地里。

洛伦索圆满完成了使命，及时回到了马德里。在纪念圣克莱尔的游行大典上，女院长被逮捕了。圣厄秀拉嬷嬷面对民众，讲述了修道院女院长迫害阿格妮丝的经过。在大庭广众之下，圣厄秀拉嬷嬷揭发了女院长的罪行，指出她就是杀死阿格妮丝的凶手。愤怒的民众忍无可忍，当场打死了女院长。然后，他们开始找其他修女泄愤，扬言要杀死所有修女并毁掉女修道院。游行大典酿成了一场骚乱。洛伦索等人在圣克莱尔修道院的地下墓室发现了扮演圣克莱尔的美丽女子维吉尼娅和其他几个修女，她们躲在圣克莱尔雕像附近。雕像里面传来的呻吟声引起了洛伦索的怀疑，他设法移开雕像，发现了下面的地牢，看到了一个被囚禁的女子。洛伦索救出被囚的女子，并委托公爵把躲在墓室里避难的修女送回各自家中。

安托尼娅在地下墓室里醒来，安布罗西欧强暴了她。这时，玛蒂尔达跑入墓室，告诉他外面发生的骚乱。安托尼娅企图趁机逃跑，安布罗西欧为了灭口用匕首刺死了她，却被循声而来的洛伦索撞个正着。洛伦索对心上人的死万分悲痛，维吉尼娅一次次探望洛伦索，两人的关系也因此日趋密切。阿格妮丝身体恢复后，讲述了她的悲惨经历。阿格妮丝和雷蒙德历经磨难后终于结为夫妇，他们在洛伦索和维吉尼娅的陪同下，离开马德里前往雷蒙德的城堡。后来，洛伦索终于摆脱了失去安托尼娅的痛苦和阴影，与维吉尼娅喜结百年之好。

安布罗西欧和玛蒂尔达被带到宗教裁判所受审，起初两人均拒不认罪，但随后玛蒂尔达承认自己有罪，被判火刑。安布罗西欧坚称自己清白无辜，受到严刑拷打。他被送回地牢，等候再次提审。玛蒂尔达来到牢房看他，想说服他像她一样把灵魂出卖给魔王撒旦。临走前，她留给了他一本魔书。第二次审问时，安布罗西欧仍然认为自己无罪，但是当他再次面对刑具时，马上承认自己犯了强奸罪、谋杀罪，还有使用巫术罪，被判了火刑。绝望之中，安布罗西欧借助玛蒂尔达留下的魔书，召来魔王，求魔王救他一命。魔王告诉安布罗西欧，他必须以出卖灵魂为代价才能获救。安布罗西欧依然拒绝将灵魂出卖给魔王，希望最终能够得到上帝的宽恕。魔王告诉他，他犯下的罪行不可能得到宽恕。尽管不太情愿，安布罗西欧最后还是在出卖灵魂的契约上签了字。魔王将他从地牢里救出来，带到悬崖边。魔王告诉他，埃尔维拉是他的生母，安托尼娅是他的亲妹妹，给他加上了一条乱伦罪。魔王对安布罗西欧说，自己早就图谋安布罗西欧的灵魂，玛蒂尔达只是自己手下的一个精灵。最后，魔王将安布罗西欧抓到高空，扔到下面的岩石上，安布罗西欧最后掉落在河岸上，被鹰啄虫噬，经过六天的折磨，终于在第七天死去。

小说《修道士》中，雷蒙德的游历路线与作者在欧洲大陆的游历有一定的重合，在雷蒙德身上不难看出一些刘易斯的影子。小说中还能找到诗人刘易斯的影子。小说里出现的诗作，有的是引用他人的，有的译自外文，有的则是他本人的作品，如第三卷第二章的《勇士阿隆索与美丽的伊摩欣》就出自他本人之手。

这部小说在英国的出版富有戏剧性。一般观点认为这部小说第一次出版是在 1795—1796 年间的某个时间。以前有人倾向于认为第一次出版的时间是在 1795 年，但是由于找不到在这一年出版的《修道士》版本，于是许多人便认为第一次出版的时间在 1796 年 5

月。小说第一版出版时没有使用刘易斯的全名,只在作者序里用了他的姓名首字母。由于小说的第一版非常畅销,也获得了评论家的好评,于是,刘易斯在 1796 年 10 月出版版了第二版。第二版的扉页上印上了作者的名字“Matthew Lewis”,而且还写上了“国会议员”的英文缩写“M. P.”。小说越来越受广大读者的欢迎。1797 年 2 月,有人在《欧洲评论》撰文批评《修道士》,由此引发的争论给刘易斯的家人带来了痛苦。因此,他对小说做了修改,新的版本于 1798 年出版。路易斯·佩克(Luis Peck)指出,“刘易斯删掉了他这部小说里的每一个有一点点令人不快的词语”。

虽然《修道士》在 18 世纪末的英国引发了争论,但是从该小说出版之后短短数年间的一版再版可以推知,尽管小说本身存在一些不足,它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小说。迄今为止,刘易斯的作品中拥有最多读者的恐怕就是他的成名作《修道士》了。遗憾的是,这样一部引人入胜的优秀小说,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引起中国读者的足够重视。小说首次出版后整整两百年的时间里,国内没有人将它翻译成中文。第一个把这部小说翻译成中文的是赵炎秋教授,但那时已经是 1998 年。此后,陆续有新的译本问世。我细读了图书馆里能够找到的几种译本,这些译本各有千秋,译名也不尽相同。有的偏重直译,有的偏重意译,有的忠实通顺,有的剪裁颇多。

我翻译这部小说的契机,与高万隆教授密切相关。整个翻译工作断断续续,翻译与校译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在此,感谢高教授对我的信任和耐心。小说的第三卷第四章以及第五章的前半部分由我女儿刘一璇完成译文初稿,在此表示感谢。最后,感谢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赵丹老师,感谢她为这本译作的付梓付出的大量心血。

译文中存在的不足与缺憾,欢迎读者和专家指正。

目 录

第一卷

第一章	003
第二章	032
第三章	079

第二卷

第一章	113
第二章	164
第三章	194
第四章	222

第三卷

第一章	245
第二章	267
第三章	301
第四章	328
第五章	366

第一卷